



严氏古建群

慈善建筑群背后的故事

严康楸一生热心慈善事业。1920年，他在严家汇头捐款10万银元，创办康楸学校，让族人和贫寒子弟免费入学。半个多世纪中，培养了许多有用人才，如水利专家严孝达、苏州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严令常等。

同时，他在村里建造义庄，赡养鳏寡老人，每人每年可分得300公斤谷子。

上世纪20年代，严家汇头发生一次火灾，烧毁了20多间楼房，使得20多户人家流离失所。严康楸得知后，慷慨解囊，捐出巨款帮村民们按原样重建家园。

严康楸夫人蔡氏，同样乐善好施，每逢节日发放米券，以解穷人燃眉之急。有人做小买卖亏本潦倒，只要诚实经商，严康楸一定会热心相助。

已经拆毁的康楸学校，曾经有块石碑，上面刻有严康楸的事迹：“节俭好义，把所得资财多数回报社会……举办社会公益，为后人敬仰传颂。”

1929年11月4日，严康楸病逝，年仅52岁。当时，宁波各报刊均用显著版面刊登消息，发表祭文。出殡当天，上海、宁波两地的很多社会名流、各界人士送挽联达万余副，在钱行街等主要街道上进行路祭10余小时。

“虽然过去了八十余年，但历史不会忘记严康楸，他的爱国爱乡和热心慈善的事迹，家乡人也不会忘记。”王景行老人说。

(严康楸人物肖像由宁波大学教授孙善根提供)

他在上海合资开办了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——中国通商银行；
他主持筹建了宁波第一座现代化钢梁大桥——灵桥；
他开钱庄，办木行、药行、参行，搞航运，造洋房，行行皆有斩获，时人皆言“康楸钞票多”；
他开医院，建中山广场，置义田三千亩，捐银十万两建“严氏义庄”及“康楸学校”，热心善举惠及宁波城乡……
他就是严康楸，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宁波帮人士。
在20世纪20年代，他是宁波妇孺皆知的金融家、慈善家。
近日，宁波帮严氏古建群修缮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。

记者 黄银凤 通讯员 吴海霞/文 记者 崔引/摄

树高不忘根

——钱庄业巨商严康楸

康楸钞票多
放账放到上海港

从1896年至1929年，在出外闯荡的短短34年里，严康楸刻苦耐劳，他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涉足很多行业：金融业、房地产业、医药业、木材加工业等，而最耀眼的是金融业。

1897年，他和叶澄衷、朱葆三等在沪开办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——中国通商银行。次年，在宁波设立兑换处，此为宁波市最早出现的本国银行兑换券。

积累了资金后，严康楸就到沪杭甬开设多家钱庄。

1918年，严康楸投入25000两白银，与著名的宁波籍颜料商秦君安合资在上海开办“恒隆”钱庄。1922年又投入白银25000两，与秦君安再度合资开办第二家钱庄——“永聚”钱庄。1926年投入白银40000两与秦君安儿子秦涵琛（即秦润卿）合资开办“恒赉”钱庄。

据文献记载，1921年，上海共有69家钱庄，其中宁波帮占四分之一，而严康楸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接着，严康楸又投资13万辆白银及资金，在宁波钱行街（即今日江厦街靠江厦公园一侧的北端）开有“泰源”、“鼎恒”等四家“大同行”钱庄。当时金融业流传一首顺口溜：“钱行街，大同行、小同行，放账放到上海港（意为宁波的资金贷给上海工商业）。 ”

1927年，严康楸任上海总商会第八任会董。他还与人合作，在上海老北站对面，今安庆路地段买地建造了约10幢里弄房屋，第一幢作为自己家居，其余出售。女儿出嫁则用自己开发的“小洋房”作嫁妆。

筹建灵桥和中山公园

在宁波城建史上，严康楸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据发表在1929年《宁波时报》的文章记载，当时宁波三江口有两座浮桥，通江北岸的新江桥，是1862年英商台佛逊架造，长期以赚取过桥费为目的。发家以后的严康楸就积极筹款，从外国人手中赎回了主权，从此，慈溪、镇海的乡亲进城畅通无阻。

灵桥门的老江桥（后来的灵桥），始建于唐代，是宁波城最古老的大跨度浮桥，由16艘木船，由篾索连接成排，上铺木板而成。只是每逢台风暴雨天，就会发生舟排飘散，行人落水事故。

1926年8月，台风过境，风浪冲散中间的船排，落水者40多人，只有3人得救。严康楸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急如焚，立即呼吁旅沪宁波同乡，联手出资建造一座现代化桥梁，永绝后患。这一年的9月，他与宁波籍实业家乐振葆带领外国专家罗德，到宁波测试建桥所需水文、地质等技术数据，又联络上海商界的宁波籍著名人士，以及在宁波的工商界人士，在上海、宁波两地成立了“建造灵桥筹”。严康楸任宁波方面的副主任。10月中旬，筹备处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，11月5日，在宁波总商会举行第二次会议，并当场认捐。只是造桥事宜因北伐战争被迫中止。

1931年8月，重新成立沪甬两地筹备会时，严康楸已去世两年，但他仍被推选为副主任。5年后，灵桥建成。

严康楸还在筹建中山公园中勇挑重担。1927年春，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，有人提议，宁波作为浙东沿海重要港口，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憩公园。此项动议得到各界赞同，于当年6月1日，召开建设中山公园筹备大会，会议推选严康楸、俞佐庭、金臻庠等35人为筹备委员，计划筹募经费20万元。1929年，中山公园竣工。

1911年，严康楸又同余保三、徐庆云等人发起，在宁波建立了“普仁医院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改为江东卫生所。

上世纪20年代
他的名字妇孺皆知

1878年，鄞州首南乡铜盆浦严家汇头自然村，严康楸呱呱坠地。

在他的出生地，也就是今天的钟公庙街道铜盆闸村，提起严康楸，但凡上了年纪的村民无人不知晓，都知道他是位大老板，钞票多多，叱咤上海滩，并且时常做善事。

“自我五六岁时，就听长辈们说起家乡出了一位爱国爱乡的金融家和慈善家。在上世纪20年代，严康楸的名字，在宁波城乡妇孺皆知。”从小就住在铜盆乡严氏建筑群附近、今年83岁的王景行老人说道。

当时，宁波街头最流行的顺口溜（十字歌）曰：“一言堂百货多，二康楸钞票多，三法卿木器多，四明药房药片多，五芳斋点心多……”

这里的二康楸，指的就是严康楸。

而据文献记载，20世纪初，在上海钱庄业八大帮中，宁波帮独居鳌头。如裘墅方家、三七市董家、小港李家、镇海叶家、腰带河头秦家、江东严家、湖西赵家都是宁波帮钱业资本家族中的佼佼者。江东严家，便指在宁波市大河桥附近（今为宁波中山东路251号）的严康楸家，严康楸在此建了一所占地面积为5000多平方米的大宅。

王景行老人说，父辈们都见过那栋有名的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，那是两层楼五开间两隔弄双楼梯的正屋一幢，套房、小房无数，均由回廊相联，后面带有一个三亩左右的后花园。

然而，经历了历史的风霜，大河桥严家几经变迁，先被变卖给宁波万信纱厂老板。解放以前，又变成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。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鄞县人民医院住院部。最终，在旧城改造中彻底销声匿迹了。

与大河桥严宅一样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显赫一时的严康楸一度也被人遗忘了。所幸，今天严氏祖居依然幸存。宁波帮严氏古建群修缮工程近日竣工并通过验收。

翻过沼泥地，踩过瓦砾场，在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铜盆闸村的一片大工地，记者找到了已经修缮完工的严氏古建群。这里保存了严康楸扩建后的严氏祠堂、严氏义庄以及“康楸学校”历史遗存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因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王景行老人开始研究严康楸，持续5年的调查、走访、搜集资料，并和居住海外的严康楸后人取得联系，终于对这位同乡名人有了大致了解。

严康楸又名严英、严正英。据家谱记载：明末清初从余姚迁来，与东汉学士严子陵同宗，与近代宁波实业家严信厚是同族。

严康楸父亲以经商起家，严康楸从小聪明，读书用功。15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他守孝三年，专心读书，家务诸事均委托他人代理。眼见家事每况愈下，1896年，年满18岁的严康楸带着父亲经商资金到上海闯荡。自此，严康楸迎来极大的人生转机，最后还一跃成为沪杭甬地区有名的巨商。